

荣 誉 的

张 士 敏



十 字 架

荣誉的十字架

作者：张士敏

责任编辑：朱卫国

责任校对：刘 方 彭卓民

装帧设计：宁成春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遵化人民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74千

印张：8.375

插图：2

版次：1989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191-1/I·190

定价：2.7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湍急的江水穿过峡谷，拐进一片开阔的河段，象一群狂奔的野马，骤然安静下来，潺潺地流淌。夕阳象个烧红的圆球，悬挂在江的尽头。江面上弥漫着一团团琥珀色的雾霭，远处散落在山坡上G市高高低低鳞次栉比的房屋在晚霞的映照下闪烁着耀眼的光彩。

旅客们伏在栏杆上眺望。

已有二十年船龄，锈迹斑斑的春江号象个参加马拉松赛跑的老人，经过一番拼搏终于到达终点。汽笛一声长鸣，似乎呼唤：“跑到啦！我跑到啦！”放慢车速，轮机喘息着，向码头缓缓驶近。

“旅客们，轮船前方停靠的码头就是本航次的终点港 G 市，”喇叭里响起女广播员拿腔捏调的声音，“请旅客们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准备离船……”

旅客们骚动起来，有的理箱子，有的扎包裹，有的捆行李，有的忙着找人，大喊小叫，一片乱劲儿。

A省作家协会理事，G市文联委员，青年作家伊辉皱着眉头，双手叉腰站在房间当中。看看面前自己的行李：一只鼓鼓囊囊带滑轮的旅行包，一箱柑橘外加一只放杂物的尼龙网兜。这堆东西靠他两只手想要登上那陡峭滑腻的七十八级码头石阶几乎不可能。

伊辉今年三十七岁，他个头不高，但很壮实，黝黑的脸膛，硕壮的身材，发达的肌肉，看上去不象作家，倒象个扛大包干粗活的。其实他本来就是个卖苦力干粗活的人。他是六六届高中生，在农村捏了六、七年锄头把子，回城后在一家工厂当锅炉工，成天与铁铲煤炭打交道。他能成为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命运的戏弄就是历史的误会。”话虽这么说，不过他热爱文学，喜欢写作倒是真的。从小他就喜欢看小说，不论中国外国，古典还是现代，抓到就看。他是个感情丰富，容易冲动的人，书中的人物故事常将他弄得神魂颠倒热泪盈眶。七七年春天，他根据自己大哥的身世遭遇，创作了一篇轰动一时的小说。他哥哥是名飞行团长，文革中，妻子被“四人帮”诬陷下狱，为了自己和儿子的前途，被迫与妻子离婚，和一个三代红但自己并不爱的女工结了婚，小说写得哀婉动人、呼应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当时“四人帮”刚被粉碎，人们心中积聚了大量的苦水泪水，无处倾诉，这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响，一封封火热的读者来信向他飞来，有感激的，有赞美的，有建议写续篇的，还有姑娘求爱的。省电视台改成电视剧，歌剧院改成歌剧，某电影制片厂还将其搬上银幕。一位矜持、享有盛名权威评论家著文，认为这个作品无论在人物刻画，思想深

度，表现手法等方面同《伤痕》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一座高峰”，“一朵奇葩。”有人说在中国一个人想成名很难，其实也难也不难——除去才能还得靠机遇和运气。这不，伊辉，一个抡烧火棍，扒煤渣捡煤核的煤黑子，一下子就成为文坛新星，放射耀眼的光辉。

A省位置偏僻，虽说有几位老前辈，可也搁笔多年，靠吃老本过日子。新星伊辉几乎没费多大力气就搁下烧火棍调入省作协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他踌躇，他得意，他想不到人生的道路竟是如此辉煌坦直；可他毕竟太年轻，太天真了。吃文艺饭的朋友不同于厂里烧大炉的哥儿们。在那里你心里怎么想嘴里怎么说，喜了喊你亲哥哥，恼了，骂你祖宗八代。一瓶老酒一包烟对方就可以为你卖命，从不藏心眼儿。这里可不同了。在这神圣的殿堂里，无论老少每个人都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甚至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可每个人都有一个隐秘的、他人无从知晓的内心世界。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有的人当面恭维你，背后却骂你娘。会上好话成筐，背后说得你一钱不值。他热情直率，心里怎么想嘴里怎么说。他认为做人就该如此，殊不知却倒了霉。没有多久，各种风言风语就传到他耳朵里，有骂他狂妄，有说他骄傲，还有人说他是靠通路子进的文联大院。他痛苦、气恼。更主要的是他找不出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得罪了什么人——生活中没有比不知错误的错误更使人委屈和伤心的了。

作家靠作品，他决心发愤图强埋头创作，写出象样的作品来。然而愤不是这么好发，头也不是这么好埋的。他不想

招惹别人，人家却招惹他。仅仅背后的流言蜚语，中伤诋毁且不说。那些明摆着的刁难压制叫他实在无法忍受。他是住房困难户，上有父母下有弟妹，结婚时家里临时倒让出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几年来他和老婆孩子就蜷缩在这小窝窝里，晚上写作得九点以后，老婆孩子上床入睡他才能摊开稿纸。作协隶属文联。文联系省级机关，房源比较充足，何况他是一颗新星，象他这样的情况理应解决。他写了三份书面报告，作了八次口头陈述，回答总是我们知道你住房紧，可比你紧张的人还有。现在国家困难，住房短缺，希望你能谅解，别急，再等等，会解决的。等吧，耐心等吧。可得等到什么时候呀？

他知道这是空心汤团，缓兵之计。人家压根儿就不想给他房子。明知刁难却无可奈何。

他这才发现脚下铺的不是柔软的红氍毹，而是刺人的荆棘。

他这才懂得什么叫生活，品尝到苦涩的滋味。

当然，房子仅仅是其中一桩，还有许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刁难、压制……

看来省文联大院他是呆不下去了。

去哪儿？

他有位姓钟的同学的父亲不久前被任命为 G 市市委宣传部长，父子俩都欣赏他的才华，同情他的处境。钟部长欢迎他来 G 市。若他愿意来不仅可安排在市文联从事创作，还可以分给他一套二十四平方米有独用厨房和卫生间的单元房。

G 市是一个只有四、五十万人的山区城市，在 A 省的五

个省辖市中居最后一位。无论市容建筑，商业文化与省城都不可比拟。但是这儿安静，没有省城那么多嗡嗡营营，是是非非，没有那种道貌岸然，表面慈祥公正，骨子里变着法儿想整人的权威。更重要的是这儿有二十四平方米的房子。

他毅然告别省城来到这里。

市文联编制十五人，主席钟部长兼，另有两名副主席都是行政干部，此外美术、摄影、创作人员各一名，还有两个搞地方戏和民间文学。正儿八经称得上作家的一个也没有。他那块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理事的牌子无疑是权威。

省城的那些麻烦事儿没有了，但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接踵而至。这次的矛盾是他自身精神上的，或者说是他自找的。

在创作上他是个严肃富有进取心的人。继《雨水、泪水、血水》后，这几年他虽然出了两本小说集，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作品，但质量平平，反响不大。

我为什么写不出好作品？

一位评论家分析是“手法陈旧”，那位提携过他“一锤定音”的评论家则毫不客气地认为他“底气不足，缺少灵气。”言下之意是他已经江郎才尽，走到头了。

他痛苦，他彷徨，他思索。

难道我缺少文学细胞？难道我真的走到头了？

不！不！他在心里抗争，我不服输，更不认为自己完了。

文学不是百米赛跑，文学是马拉松，是生活、思想、学识、意志和耐力的比试。文学也不是街心花园里的喷泉，喷

几下，耀人眼花，瞬息即逝。文学是条滔滔大河，需要保持充沛的水量，永远流下去，流下去……

他回顾了近年来自己的创作，之所以未曾突破，没有创作出引人注目的作品，问题不在创作技巧，表现手法。问题在于自己疏远生活，缺少生活。当了专业作家后，搞业余创作的那种压力激情紧迫感都没有了。不仅不用三更灯火五更鸡地熬夜拼命而且不用上班。成天蹲在小房间里悠闲固然悠闲，但与生活的距离也愈来愈远。插队落户及后来进厂当工人的那点生活积累早已掏光。身为专业作家又不能不“作”，只能靠想象凭灵感甚至道听途说取得创作原材料。过去他是置身激流之中，是生活的主人，创作是有感而发，非写不可；现在他是局外人旁观者，为写作而写作。好似失去依托的浮萍。他有种失落感和危机感。

经过权衡思考，他决定暂时搁笔，到生活中去，从市经委获悉，距G市一百里的永兴县灵泉镇乡镇企业搞得很有特色，他去走了一圈，本想物色一个理想的点，沉下去生活一段时间，但没找到合适的，只得暂且返回G市，另作打算。

永兴盛产柑橘，行前朋友们为他准备了一大箱当地出产的蜜柑。G市的柑橘也不贵，而且途中携带又不方便，他不要，可是盛情难却。

透过窗户，他望着象南京中山陵那样高耸熙熙攘攘的码头石级，心里不禁发愁：这怎么搬上去呀？

因受江水涨落的影响，G市的轮船码头都采用趸船式浮码头。春夏发大水水位高，码头趸船抬高，石阶爬得少。秋冬枯水期水位低，旅客们得爬七十几级楼梯。客运站规定：

接客者一律在上面码头大门外等候，不得下到船边。这可苦了老弱妇孺以及行李多的旅客。

暮色中只见那高耸的石级上，旅客们有的背、有的挑，有的扛，三步一停，二步一息，有的骂娘有的叹气。

房间里旅客都走光了，只剩下伊辉。

他懊悔不该收下这箱柑橘，如今是扔掉吧舍不得，拿么拿不走。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背后一个低沉但是热情的声音问：

“同志，要我帮忙吗？”

伊辉转身，门口站着一个服务员，手里拎一只山区老乡背东西的毛竹背篓。白色工作服胸口上印着鲜红的10。这是个五十岁左右的汉子，矮矮的个头，四方脸宽嘴巴，剃平顶头，黧黑的脸上印着深深的皱纹，看上去质朴、憨厚。

“同志，我帮你忙。”没等伊辉回过神，对方搬起沉重的柑橘箱放进背篓里。身子一蹲。嗨！一声背篓上肩，人站立起来。同时顺手拿起地上放杂物的尼龙网兜，爽朗地说：

“走吧。”

“这个我自己拿。”伊辉上去抢网兜。

“没事儿，我手闲着。快走吧。”

伊辉只得提起滑轮拎包尾随在后。

码头石级既滑且陡，伊辉背着滑轮包，爬了十来级身上就开始冒汗，将近一半时就腿肚子打颤，大口喘气了。望望那位老服务员，沉重的背篓压得他上身前倾，躬腰曲背，本来身子就矮小，这样一来只见背篓不见人。他一面努力攀登一面打着号子：

“嗨唷里个唷来，
嗨唷里个唷，
俺肩背背篓上高坡，
那个上高坡！
……”

随着那发自心底的沉重的呼唤，汗珠从他额上滚下来，
滴在石级上……

“老师傅，歇歇吧。”伊辉过意不去。

“中！”他抹了一把汗。

伊辉只得跟上。

到了坡顶他放下背篓，搬出柑橘箱。

“师傅，多少钱？”伊辉摸出皮夹。心想至少得三元钱。

“钱？”他用圈在脖颈上的一条发黑的蓝条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诚恳地说，“同志，俺这是为人民服务，不收钱的。”

“您？！……”伊辉愣愣地看着他。也许是孤陋寡闻，少见多怪，他好久没听见“为人民服务”这个词儿了。如今出自一个素不相识，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的老服务员嘴里，不能不令他肃然起敬。

“你真的不收钱？”伊辉不相信，重问一遍。

“真的。”回答不容置疑。

“那你让我我怎么感激你呢？”想起对方为自己付出的劳动伊辉实在过意不去。

“感激嘛用不着，”老服务员憨厚地笑笑，眼角的皱纹更密了，“若是想表示心意你就给俺签个名字。留着纪念。”

“好哟，”伊辉想不到对方竟然想出采用这种高雅、富有人情味的方式，他觉得这太好，太妙了。“签在哪儿？”他问。

“就写在这上头。”服务员提起背篓。

伊辉接过背篓，见四周竹片凹凹里写了许多字，有钢笔写的，有圆珠笔写的。除了中文还有英文、日文和维吾尔文。有的是旅客签名，更多的是颂扬和赞词。

这真是一只罕见的神奇的背篓。

“老师傅，你贵姓？”伊辉问。

“俺姓于，叫于妙根。”

“啊！——”伊辉忍不住叫起来，“你就是于妙根同志？”

于妙根其人伊辉虽未见过，但这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文革前，伊辉念中学时，就在报上读过介绍于妙根先进事迹的文章。他身为客轮服务员，全心全意为旅客服务，除作好本职工作，还义务为旅客背背篓，被人们誉为活雷锋，被评为省和全国劳动模范。文革期间他一度被冲击，销声匿迹。后来又被抬出来，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人帮”垮台后，好一阵没听到他的名字，去年他又被评为省精神文明标兵，优秀党员，人大代表。省委和中央号召大家学习他的背篓精神。省内外许多单位请他去作报告。伊辉一直想见见这位名闻遐迩的人物，想不到会在这儿碰上，而且

竟是他和他的背篓使自己摆脱困境。

“妙根师傅，”伊辉紧握住于妙根粗糙、汗浸浸的手，“认识你我太荣幸、太高兴了。”

“我也是，”于妙根说，“同志，你贵姓，哪个单位？”

“我叫伊辉，G市文联，搞创作的。”

“噢，你是作家，动笔杆子的。”看来劳模对文艺并不陌生，“你们文联有个写戏的作家老曲。”

“曲世富，”伊辉说，“你认识？”

“认识。七四年老曲访问过我，写过一个剧本《背篓颂》。”

“我没看过演出，可我听过这个戏。”

“老曲好吗？”

“去年调到省报去了。”

“好。欢迎你有机会再乘我们的船。”

“一定来！”

伊辉取出钢笔，在背篓的毛竹片上找到一处空档，恭恭敬敬地写着：

于妙根同志：向你致以最诚挚最衷心的感谢。

于妙根走了。

伊辉伫立江边，目送老劳模背着背篓一步步走下石级，消失在昏暗中。心里感叹：这是一个多么平凡、又多么了不起的人物。

为啥不来写写这个人物呢？脑海里倏地掠过一个想法。

好主意！

2

“作家同志，欢迎！欢迎！”

春江号政委祁校习看完介绍信。握住伊辉的手。

这是个同他年龄相仿的青年干部。一头乌黑光亮的头发，黝黑的国字脸，眉棱很高，下面藏着一双闪烁的眼睛，给人的感觉是灵活、机警。

“我看过你那篇《雨水、泪水、血水》，”祁校习象遇见老朋友似的，“不瞒你说，当时我还掉了眼泪。”

“是吗？”伊辉既高兴又惭愧。

“看那细腻抒情的文笔我一直以为是个秀气的姑娘，想不到……”

“想不到是这么个黑大汉。”

两人都笑起来。

“这次来我们船上你打算写什么？”

“一家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于妙根同志的文学传记。”

“写老于的传记？”年轻的政委瞟了他一眼。

“怎么？……”伊辉感觉到什么。

“没…没啥？”祁校习避开了他的目光，同时转口说，“妙根师傅确实了不起，值得写，也应该写，”说完似乎觉得意犹未尽，加重语气，“这样的老黄牛活雷锋，不仅我们省航运界，在全国也不多，应该好好写写。”

尽管祁校习赞扬了又赞扬，肯定了又肯定，但是伊辉觉得这位政委还有些话未曾说出来。他想说些什么呢？他很想知道，可他们是初交，相互不了解，他不便多问。

他不由想起转介绍信时，在航运局党委遇到的情况。昨天他拿着出版社的介绍信到H市航运局党委办公室，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提出准备随船深入生活与于妙根及船员们交朋友的设想打算。本来没人注意他，听了他的计划，包括办公室主任在内，室内的人全都停下手里的活儿转过脸来，望着他，特别是靠窗坐着正在看报纸的一位满头银发，长着一双浓浓的寿星眉的老头，那阴沉的目光更引人注目。“主任同志，你看这样行吗？”他问主任。不明白前后左右那些无声的目光是什么意思。“这个，”办公室主任拖着官腔，“这事儿咱们办公室作不了主。”“你们作不了主？”“于妙根同志不是一般人，有关他的事情都得经过党委领导同意。”“那好，我去找你们党委领导。”党委书记李彬是个五十多岁的知识分子干部，长脸、尖鼻子、身材瘦小戴一副黑色琇瑯架眼镜，看上去挺精明。他反复琢磨他的介绍信，似乎分辨真伪，接着又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这次随船深入生活采访于妙根是上面下达的任务还是个人意愿以及作品的内容、篇幅、形式等等。他一一如实作了回答。书记沉思

着。似乎想说什么，但结果什么也没说。最后模棱地说：

“这个题材嘛很值得写；不过很不容易写。”

第六感觉告诉他，这位航运局一把手，当家人似乎不赞成他写属下的著名劳模；可又不好说出来——作为党的干部，他怎能明目张胆地反对作家写先进人物——而且是如此著名人物。

眼前的政委和那位书记似乎是事先商量过，其中藏着什么奥妙？他到底怎么想的？

“春江号不同沿海那些大客轮，船小、条件差，还请你多包涵。”祁校习打断他的思考。

“哪里，我来给你们添麻烦。”

“妙根师傅房里正好有张空铺，不过房间在甲板下面，空气不太好。”

“行，就住那儿。”他希望同于妙根住一个房间，增加接触和了解。

于妙根住的是服务员房间，位于船尾部主甲板下面，房间很小，不足六平方米，而且呈弧形，两旁是两张固定上下铺，当中一张固定写字台板外加一把椅子，此外别无它物。微弱的光线透过舱壁一面镜子似的圆形舷窗的厚玻璃，朦胧、昏暗。由于通风不良，房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烟草和男人汗臭味，那浓烈的味儿几乎熏得他透不过气来。好在他在工厂单人宿舍混过，要不真受不了。

按规定每个房间住四个人，但屋里只有于妙根和一个姓丁的老水手。于妙根已经在为他整理床铺。空着的都是上铺，老于怕他上下不方便，特为将自己睡的下铺让出来。

“妙根师傅，这样不好，”伊辉过意不去，拦住于妙根，“我年轻，让我睡上面。”

“你是客人，”于妙根憨厚地笑着，“再说，我爬惯了。”

“不行。”他抓住于妙根胳膊。

“妙根师傅可是一片心意，”祁校习说，“恭敬不如从命，老伊，我看你就由着妙根师傅安排吧。”

“对，对，”于妙根连声，“反正时间也不长。”

伊辉只得客随主便，听从于妙根的安排。望着他那憨厚、皱纹纵横的黑脸，象上次他为他背背篓一样，心里升起一股感激的柔情。

根据以往深入生活的经验，伊辉原以为他的到来会受到船员们的欢迎。但情况完全相反，好似一头猎豹走进狮子圈里，他看到的是一双双冷漠、警惕带着疑问的目光。那眼神似乎说：“你是谁，你来干什么？”“注意这家伙，提防他些！”

他困惑。自问同这些人萍水相逢，素昧平生，从未得罪过他们，再说自己言行也很检点，没有骄纵和失礼，为何遭来这样的目光？实在捉摸不透。

他想解开这个谜。

这天中午饭后，休班的服务员象往常一样就着餐桌，有的跷腿，有的将脚搁在桌上吹大牛。他觉得这是个机会。

“大家抽烟。”他摸出用作请客的红牡丹。一人一支。

烟的作用确实奇妙，一下缩短双方的距离。

“听说你是作家？”一个瘦瘦长长留着阿姨头，上唇留着一撇小胡子名叫朱四宝的青年服务员盯着他。

“作家说不上，反正耍笔杆子。”他笑笑。

“耍笔杆子能赚钱，”童军晃晃脸上长着雀斑的小脑袋。“作家都是万元户。”

“没的事儿，”他说，“作家大都是穷光蛋。”

“可总比咱哥儿们强，”朱四宝咧咧大嘴，“人家说一字千金，眼下一个字多少钱？五分？一角？”

“傻包，”瘦瘦的，戴一副眼镜的团支书包文勇笑道，“一字千金是形容，稿费是按千字计算的。”

“团支书同志，咱不象你，常给报社写稿，咱是大老粗。”朱四宝不以为然。转向伊辉，“那一千字多少钱？”

“目前国家规定稿酬标准每千字10~20元，具体的由编辑部决定，”伊辉如实回答，“一般15元左右。”

童军说：“就算一千字15元，那一万字也得150元呀。”

“只要脑瓜子灵，写个万把字很容易嘛，”朱四宝三个手指倒捏香烟，“大笔一挥，嚓！嚓！”

“你他妈这是写作？”坐在角落里的一个高高、面色白净相貌英俊的中年汉子冷笑。伊辉听政委祁校习介绍过，此人姓郭名岭，航运局造反派头头，当过船队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四人帮”粉碎后被开除党籍革职罢官，回船当服务员。此人平常沉默寡言，但不论走到哪儿似乎总看见他，看见他那双阴沉象狼一样的眼睛。他冲着朱四宝说：“你这不是写文章，是画鬼符。”

“写文章不容易。”团支书感叹，“别说几十万字的小